



Tsujimura
Mizuki

(11)
辻村深月
著

櫻庭
译

辻村深月

水底祭典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水底祭典

(日) 辻村深月 著

櫻庭 译

MINASOKO FESTA by TSUJIMURA Mizuki

Copyright © 2011 by TSUJIMURA Miz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SUJIMURA Mizuk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底祭典 / (日) 辻村深月著; 樱庭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33-2883-8

I. ①水… II. ①辻… ②樱…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0906 号



水底祭典

(日) 辻村深月 著; 樱庭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绘图: 于湫瀚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44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一版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883-8

定 价: 4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乐祭
41	第二章 织场
75	第三章 复仇
127	第四章 湖畔
173	第五章 涌谷
221	第六章 日马
261	第七章 水底
293	第八章 广海

第一章 乐祭 ——

他立刻认出了织场由贵美。

NAGI已在月光舞台上开唱。那是犹如脑髓被直接戳中后人变得步履蹒跚一般的酩酊感，是盯鞋派与电子舞曲的融合。吉他音与麦克的噪声令来客们兴奋不已，音乐游弋在露天舞台上。在九点开演的压轴节目之前、七点半的预热之中，涌谷广海遇到了她。

山中渐渐泛起丝丝凉意。傍晚，淅淅沥沥飘落的雨已经停了，但还是在不知不觉间打湿了罩在身上的运动外套。尽管时值八月，但也不会有人蠢到不带长袖衣服参加音乐节。

小摊前排起了买饮料的长龙。广海身处其中，一回头便与由贵美四目相对了。

他大吃一惊。织场由贵美比广海年长八岁，是位身兼模特、演员与歌手的三栖明星。歌嘛，好像也就有过一两首，似乎没什么传唱度。广海看过她出演的电影。也许是由贵美做过模特的缘故，总让人觉得她比其他演员的个子高，四肢显得纤弱，脸庞也很小巧。再加上她的双眼硕大，眼神锐利，出现在银幕中的她总给人留下好似外星人的印象。与其他艺人相比，她仅仅站在那里，便有很强的存在感。

在广海看过的那部电影中，由贵美出演言行偏执、有怪癖的女二号。她毫不吝惜地裸露出如精灵般雪白的手足，纠缠主人公的举止被评论为“逼真的演技”。即便身着清纯的白色连衣裙，裙摆下露出的腿，以及小腿的长度也情欲十足。在国外的大型电影奖上，那部电影

受到提名。其间，织场由贵美频频出现在荧屏以及杂志之上——这些只是过眼云烟罢了。最近她在媒体前露面的次数锐减。

面前的织场由贵美看上去像是刻意掩人耳目似的。她戴着看似价格不菲的帽子，防寒耳罩上坠有毛球。那帽子一直盖过刘海。幼鹿般的脸庞转向广海，茫然若失地注视着他。广海心中汹涌澎湃。糟了！他扭过头来，躲开了她的视线。

他并非十分喜欢织场由贵美，只是觉得那张脸不同寻常得出奇。之所以称之为不同寻常，也就只是脑海中的残像罢了。广海第一次理解“美艳”与“不同寻常”不过是一纸之隔而已。

艺人耶——她一定不愿意引起这样的骚动吧。那些登台献艺的艺人或歌手们，做好了出席公共场合的心理准备来到这里。而她却不同，看上去完全是微服出行。

由贵美一身中东风的打扮。

前来参加音乐节的客人穿衣风格大致分为几种。像广海这种运动外套配登山包，全身都是防水装备的登山风也好，令人联想到印度等地的民族服饰，将手织布及流苏、革制品与各色纽襻巧妙结合在一起的民族风也罢，哪种穿衣风格都是主流。民族风的衣饰称为中东风。不过，广海觉得织场由贵美所披的几何图案斗篷外套并非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御寒。

等广海再若无其事地回过头时，由贵美像是从未与他相对而视般不动声色地抬头望向阴沉的天空。她的身旁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女性，不知道是否与她结伴而来。也许是她的母亲吧——这个念头刚刚冒出脑海，随即又被广海打消了。不可能的。织场由贵美的双亲都已经不在了，母亲是在去年冬天才刚刚过世的。

轮到广海点单了。他点了热拿铁咖啡。每年出摊的众多摊位中，

只有这家店规规矩矩地带来意式咖啡壶，用咖啡豆制作现磨咖啡。自从广海知道这件事后，便决意只在这里买咖啡。

初二时，广海在音乐节上自大地买过酒。音乐节之夜，心绪渐渐平和，期待着烟酒的味道一定错不了，偏偏喝了酒又变得不舒服，让自己无法好好享受音乐。明明想要听听曲子跳跳舞才来的，这样一来反而本末倒置了。

去年才熟识的一名男子曾对自己说过，没有谁觉得酒好喝才开始灌黄汤的。这位从东京而来的男子平日办事牢靠，着正装上班。因此，他觉得一年数次的露天音乐节滋润了自己的心灵。“这是治疗法哟。”他心荡神驰地说道，“有了这些音乐节，我才能生存下去。”

那名男子与他的朋友们被领到帐篷中。那帐篷在空地上占据了相当有利的位置，设施也十分完备，感觉很是不错。男子的大半奖金都填在夏季音乐节巡演之中。在活动开始前一日的深夜，他驱车飞速赶来，入场后便在舞台附近的空地上搭起帐篷。

为期三天的音乐节到了最后一日，压轴的节目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这时间早就赶不上返回市中心的新干线了。多数来客要么被迫抱着熬个通宵的心理准备开一整宿车返回，要么参加整晚活动，天亮之后再揉着惺忪睡眼而归。那名男子曾吹嘘过他从这个时间起飘上七个小时的车回家，第二天还能照常上班的壮举。

广海觉得那名男子给的白葡萄酒并不难喝。在他的帐篷中，广海第一次见到利乐包装的白葡萄酒。酒身下方附有龙头的巨大利乐包将葡萄酒本身具有的优雅气质一举破坏。不过，男子把酒灌进水壶，随着舞台演出摇摆着身体，并像喝水似的咕咚咕咚喝酒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爽，印有大麻标志的便携烟灰缸在胸前随之摇摆。“音乐真是个不赖的玩意儿。”男子笑着说道，“它帮不了人什么忙。光是能清清楚楚体

会到这一点，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并非只有他一人如此特别。渴求这个乡村摇滚音乐节的特别之处，并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嘉奖，怀有这种想法前来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呼吸着深山中的空气，感受着满脚是泥、声嘶力竭大吼大叫的快感。

睦代村的睦代摇滚音乐节简称“睦代祭”，是日本五大摇滚音乐节之一。和业已存在的四大音乐节一样，睦代祭的规模、耗费也都很大，参演艺人的阵容更是豪华，故从几年前起，它渐渐与四大音乐节并驾齐驱。今年是睦代祭举办的第十个年头，承蒙“村民免费入场”这一优惠条件，广海从初中起便一直参加睦代祭。否则，身为学生的他怎么能轻易支付得起四万元的三日通票费呢。

广海接过照单递来的拿铁咖啡后走出队伍。他这才转过头，踏踏实实地远远望了一眼织场由贵美。她与其他来客的打扮并无二致，但身形更加纤细。前来欣赏音乐节的艺人或名人并不罕见，外国艺人到底没有白白占据大半名单，外国听众不在少数。如此说来，异国风情的织场由贵美也算得上与会场融为一体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毛线帽子和斗篷外套挡住了她的小巧脸庞和身形，但此刻从正面仔细打量的话，广海懊恼自己怎么没一眼认出她来，以至于她的身形好似从这儿浮现出来一般。

由贵美差不多和广海一般高。她脚下那双附有流苏、好似玩具般的靴子是平跟靴。

“黑加仑牛奶，要热的。”

广海听到由贵美下单的声音。

哎，她喜欢奶制品呀，真意外。

广海边返回舞台边吹了吹热气升腾的拿铁咖啡，喝下了第一口热饮。暖暖的液体落入胃袋深处。

他边听着 NAGI 的曲子，边深深地感慨自己遇到了艺人。舞台周围装饰的象征月亮的荧光色气球闪闪发光。天色阴沉，无法看到月亮。他本打算告诉市村等人自己见到了艺人，转瞬一想便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总觉得那群人折腾起来很令人火大，要是他们再吵嚷着“把她找出来”，织场由贵美也会觉得为难吧。何况，重头戏 SCAR 就要上台了，才不能浪费时间找什么艺人呢。

那一晚，广海又遇到了织场由贵美。

NAGI 演出结束、SCAR 上台前，有三十分钟左右的空当。另一个舞台——日光舞台处依旧传来演奏的声音。市村和门音提议去那边看看。沿着舞台周围来客所处的广场，有不少各式各样的摊位门脸。大多门脸都提供酒水，也卖一些名产。例如筋道的睦代乌冬啦，县里特产的牛奶啦，以及各种加了奶的炖菜什么的。不可思议的是音乐节之夜多半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所有摊位的東西都令人觉得美味，无论多少都可以吃得下去。

还有几家卖烟及民族风披肩和帽子的商店。那些平时在街上看来毫无魅力可言的商品，此时也像被施了音乐节之夜的魔法一般，光彩夺目。

广海他们自月光舞台转战日光舞台。连接两个舞台的石子路上有一扇门，门上缠着吹得鼓鼓的气球。

自睦代祭举办伊始，“织姬”就是紧挨着这扇门的店面，由弓着腰的老婆婆和她的儿媳两人经营，贩卖着睦代村的特产睦代织。

睦代是盛产纺织品的村子。二战后，随着村民开山取砂，采石业与建筑业高速发展。但在那之前，这里的支柱产业还是养蚕与纺织业。时至今日，只要去养蚕的地区转转，旧时蚕农家里仍旧横着不合时宜

的织布机。

不过，在近年来的“手作”热潮中，睦代织的价值似乎重新被发掘了出来。经由村里的老人、女儿以及儿媳之手，纺织业又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音乐节举办的十年间，这些都令睦代村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最近，日马开发公司作为中介，将纺织品销往东京的百货店。据说，这种高级货在大都市非常紧俏。

当地的年轻人谁也不会买这种俗气又昂贵的纺织品。不过，音乐节之夜却是一年一度年轻人也会购买睦代织的时候。虽说价格不低，但也并非要价数十万，一个披肩的市价大致在一万五千元左右——这对于广海他们而言确实有些贵，可若气温骤降、天气变冷的话，售价仍会攀升。外来的摊位不得不将收入的三成缴纳给主办单位，以睦代织为首的当地产业却可免缴。而且，按照约定，主办单位的部分所得还需要返还给村子。所以，睦代村从音乐节中得到的恩惠无法估量。

织场由贵美正在“织姬”的帐篷中试戴黑底橘色条纹的披肩。广海看到她，差点儿喊出声来。那是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冲击性的一幕。

那些仿制品贵得要死又土得要命，年轻人根本不会买。

她戴着帽子，所以看不到脸。可是，当披着披肩、站在镜子前时，织场由贵美美得令人惊叹。睦代织立刻变了模样，看上去犹如杂志上城市范儿的名牌货。广海立刻明白了，同样身处僻壤，一旦出现过于考究的人，景物便会随之一变。

远远传来变调的吉他音。

“怎么了？”门音转过头来问道。

直到她发问，广海才从织场由贵美身上收回视线。

“没什么。抱歉。”

广海转回脸的刹那前，看到由贵美拿起其他的纺织品，转向售货

的老婆婆。原来她是孤身一人啊。刚才那名女性，果真不是由贵美的女伴。

对电子乐或音乐半点兴趣也没有的老婆婆，并不清楚此处在于什么、何为音乐节宗旨，依旧在喧嚣吵闹的噪声中，不合时宜地兜售纺织品。纺织品被织场由贵美拿在手中——突然，广海觉得这令人啼笑皆非。

所谓的“织场”，是村子中最普遍的姓氏。听说这个姓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在这里却截然不同。这是与实业相结合的旧日土著村民的证明，是个非常平凡的姓氏。村子里也有以织场命名的地区。居住在那一区的大量姓织场的村里人有的沾亲带故，有的也并非如此。不过，即便没有血缘关系，这个村子的人们公认被一心同体般的连带感紧紧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她为什么又回到村子了呢？

织场由贵美是个自命不凡、装模作样的丫头片子。她讨厌乡下、讨厌村子，明明在睦代出生，可是别说为村子做宣传，就连招呼都没有向村子的长辈们打过。这个忘恩负义的丫头片子。

上次见到由贵美，还是替父亲出席由贵美母亲葬礼的时候。那时曾为葬礼帮忙的长辈们在那之后大多说过由贵美的坏话。与由贵美同住一区的织场门音的双亲亦不例外。门音曾皱着眉头对广海提起过，她的父母也这么说过由贵美。

不过，说这些坏话的家伙们，多半当着织场由贵美的面，仔仔细细地打量过她了吧。

大开眼界了呢。广海想。

表演进入最高潮。即便在夏日，只要吐着气大声喊出“YEAH”，白色哈气就会升到空中，看上去好似被月光舞台的人工照明反射般舞动着。

整晚的演出结束后，清晨下山成了每年固定的流程。广海盯着开出拥堵的停车场的其他区县的车子，稍稍走上一会儿，就看到村落的影子了。

睦代村大抵分为举办音乐节的高原地带，以及从高原反方向绕过山的山区地带。但是，山区地带有很多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人口明显聚集在高原下方一带。

徒步下山途中，可以看到立在公路护栏一侧的箭头指示牌，上面标记着“上白根”与“下白根”的村名字样。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知道自己的村子和电视上见过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呢？

睦代村是个没有村落标识便无法绘出地图的村子。祖先们开山辟道，建成一片片适宜居住的村落。如此形成的村落之间大多相距甚远，有必要在路上竖立指向各处村落的指示牌。位于高原一带尚且无妨，若是在山区地带，如果没有指示牌，无法确定那里到底有没有一处与世隔绝的地区，仅供一辆车勉强通过的狭窄道路尽头，多是仅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

对于广海而言，山、路、自家所在的村子分别记在他的脑海之中。与此相对，他从一开始便觉得城市建筑全部位于低洼之处，是否宜居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明显，整个城市从头到尾都被绵延不断的房屋建筑紧紧相连。这是广海从幼时起就无端产生的想法。小孩子的数量也与睦代村不尽相同。城市中的学校甚至还有三十多人的班级，而村里的学校自然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即便如此，每班能有二十人都算得上规模可观了。

从音乐节现场返回广海居住的室平村，尚需费上一番功夫。

门音的手机响了。整修过公路护栏的道路前方，云层反射出朝阳的光辉。

“哎呀，讨厌。真是的，饶了我吧。”

看了来电显示后，门音皱起了眉头。

尽管已经对初次参加音乐节的门音提出过忠告，但她还是穿着薄长袖T恤和绣金线的牛仔裤来了。虽然穿的鞋子是运动鞋，她仍旧不中意那略厚的鞋底。这身行头都是从邻市的车站大楼买到的半贵不贵的潮牌。明明警告过她会熬通宵，要戴眼镜来音乐节，可她偏偏不肯摘掉隐形眼镜，方才才会不满地喊着“眼睛好痛”。

“你爸妈打来的？”市村问道。

门音点了点头。

“是啊。夜里好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搭理他们。真是火大！已经早上五点了吧？他们不会一直没睡等着我吧？”

“会场今年有信号了吗？”

说起来，广海记得见过有人一手举着手机、联系朋友的样子。门音没有回答他，很不爽地“喂”了一声，接通了电话。

瞥了身旁的车子一眼，可以看到在副驾驶和后方座位上酣睡的来客们。令人觉得没觉睡的司机真是辛苦。想必还有宿醉未醒的人，如若警察在此检查酒驾的话，一定收获颇丰吧。话虽如此，村里或是日马开发肯定无法容许这件事吧。

“嗯、好。什么？好！都说了没事儿嘛。广海和市村也和我在一起啊。什么？是啊，所以嘛！”

门音习惯口气焦躁地对母亲说话。市村对广海咬起耳朵来。

“又来了。”

“门音没对她家人说昨儿要出门吗？”

“好像说过了。不过她说她家里还是会担心的。他们似乎觉得音乐节是个不良人士聚集地，说约了他闺女的我们不是什么好人，门音出门的时候，他们好像还哭天抹泪地说什么没听说门音要去那种地方，门音和他们大吵了一架，飞奔出了门。对于门音的老爸老妈来说，音乐节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外国人兜售白面儿、借着药劲儿群魔乱舞的地方。”

“唉——”

门音的声音中再度夹杂着叹息声。

“所以说！那不是狂欢电子音乐节！怎么会撒一地白粉啊！老妈啊，你看太多电视啦！”

——幸好没带她来。反正一个人参加音乐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那样反而可以尽情享受音乐了。

明明刚刚参加完音乐节，瞬间便已回归无聊的日常生活。尚在回家的路上，他便已然察觉到这里就是自己的居所了，一点意思都没有。门音得意扬扬地大声讲着电话，广海却故意没有看向她，而是抬起头，看到方才还覆盖在村子上空的雾气好似被朝阳融化般渐渐淡去。

山间显露出的各家各户好似酣眠于水底一般。在高原上举办的音乐节犹如一场谎言，安安静静地横卧于此。不经意间，广海想起了山区一带附近的水根湖。为了推动县营发电所而建造的水坝湖下面，的确确实沉睡着一个村落。在广海祖父一代，那个村子便已被水淹没。

“那辆车子打算去哪儿？抄近道吗？”

门音打完电话，边收起手机边走了过来。她回过头，指着远方沿山的一条路。和这边的车流比起来，那边既不拥堵，开起车来也很顺畅。门音轻轻舔了舔嘴唇，说道：

“真是的，我老妈的想法还真是 out 呢。广海，你听到了吧？”

“没有啊。完全没听到。”

门音刷的一下瞪了过来。

遮挡脸部四周的齐颈短发明显地晃动着。大眼睛，双眼皮，鼻梁直挺，唇色鲜红。她曾在生活指导时辩解说那并非化妆，而是天然的唇色。

这种艺人相在班里人气很旺。也有人广海说很羡慕他和门音是同一个村的青梅竹马。但是，也许是自幼看惯了她，在广海眼中门音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大眼睛也好红嘴唇也罢，就算能令他产生门音宛若日本人偶的想法，却也不过如此。联想到长头发的诅咒人偶或是祭祀死童时使用的小木人偶时，还会觉得恐怖。

广海避开门音的视线，注视着车流，回答起最初的问题。

“那边是去水根湖的方向吧？这边的路要过好久才不拥堵，所以有人会顺便去湖边游玩。虽然会绕个远，但从湖边好歹也能开出山去。”

“哦。特地跑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吗？再说，从水根湖是可以出山啦，可是那里炸山采石，不是很危险嘛。”

“天刚亮，可能还没开工吧。我喜欢水根湖呢，偶尔还会独自去那儿。”广海冷淡地告诉门音。

这句话令门音住了嘴，改口道“那下次一起去吧”，广海却充耳不闻。

六岳郡睦代村位于县里最北端的六岳南麓。总人口两千一百零七人，总面积一百四十平方公里。地广人稀，符合通常所说的“过疏化”的标准。前往新干线车站或是有机场的县厅所在地也很困难。

尽管村内有过去经营的建筑公司、土木工程公司或商店，但是并